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

张少华¹, 桑标², 刘影³

(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200062;2.上海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上海200032;3.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上海200042)

【摘要】 目的:编制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方法:随机抽取39名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以形成初始问卷;以531名大学生为被试对问卷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577名大学生为被试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以形成正式问卷。结果: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共27个项目,分为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量表,且包括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4个维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分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0至0.76之间,问卷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问卷与效标问卷的相关显著,且相关在0.41至0.51之间)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结论: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信效度指标良好,可以作为测量我国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 大学生;情绪调节;问卷编制;信度;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3.008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Daily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ZHANG Shao-hua¹, SANG Biao², LIU Ying³

¹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²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 China; ³Wenbo Colleg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the College Students Daily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SDERQ) that measures how frequently a college student use typic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reappraisal, rumination, suppression, and expression) under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contexts. Methods: Firstly,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n=39$). Secondly, items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s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first sample($n=531$). Thirdl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second sample($n=577$). Results: Twenty-seven items were selected and four factors were extracted in both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ubscale(13 items) and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art(14 items), named reappraisal, rumination, suppression, and expression.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of CSDERQ was 0.74,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of the eight dimensions ranged from 0.60 to 0.76. The scale ha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the score of CSDERQ and its four dimensions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ERQ, the correlations were 0.41~0.51). Conclusion: The CSDERQ is a valid measure of daily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utiliz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 regu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Validity

情绪调节是指处于一定情境中的个体为了达成情绪调节目标而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控自身内在体验、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的过程^[1]。依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针对情境—注意—评价—反应这四个情绪产生的阶段,可以划分出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这五类情绪调节的策略。并且,按照情绪调节策略作用于情绪产生过程的具体阶段,上述五类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先行关注(antecedent-focus)情绪调节策略和反应关注(response-focus)情绪调节策略。其中,先

行关注情绪调节策略是指起作用于情绪反应完全诱发之前的策略,包括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和认知改变;反应关注情绪调节策略是指起作用于情绪反应完全诱发之后的策略,包括反应调整^[2-4]。

基于此, Gross 和 John 编制了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以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5]。其中,认知重评属于先行关注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改变策略的子策略,是指个体通过重新赋予情绪刺激一个不同以往的意义来调节自身的情绪;表达抑制属于反应关注情绪调节策略中反应调整策略的子策略,是指个体通过在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371043)资助

通讯作者:桑标, E-mail: bsang@psy.ecnu.edu.cn

在行为上隐藏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来调节自身的情绪。具体来说,ERQ共10个项目,其中6个项目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认知重评的使用(例如,当我想体验更多积极情绪的时候,我会改变我的想法),另外4个项目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表达抑制的使用(例如,当我感觉到积极情绪的时候,我会很小心地不表现出来)。

然而,随着后续情绪调节研究的深入,ERQ逐渐暴露出以下三点局限:

第一,ERQ所测量的情绪调节策略太少。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进行日常情绪调节时可能会采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6],而ERQ只测量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策略,因而难以全面反映出个体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情况。基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除了ERQ所测量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还存在认知沉浸和表达宣泄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其中,认知沉浸是指个体通过反复思考情绪本身以及情绪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来调节自身的情绪^[7];表达宣泄是指个体通过在外在行为上表露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来调节自身的情绪。此外,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被认为是减弱调节的策略,而认知沉浸和表达宣泄被认为是增强调节的策略,彼此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情绪调节策略框架。因此,需要编制能够同时测量这四种情绪调节策略的问卷。

第二,ERQ难以有效测量不同情绪效价下个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绪效价是情绪的一个基本属性,即某种情绪让个体感到不愉快-愉快的程度,分为消极情绪体验(不愉快)和积极情绪体验(愉快)。近期研究发现,个体对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会受到所调节情绪效价的影响^[8]。受限于ERQ只有10个题项,尽管ERQ的个别题项涉及到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但尚不能明确划分出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量表。因此,需要编制能够同时考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下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问卷。

第三,ERQ未能提供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所需的具体情境信息。大量研究发现,情境会影响个体对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9,10]。并且,相比实验室情境,因为日常情境更加复杂,所以此时个体更需要了解具体情境信息。但是,ERQ中的题项(例如,题项2“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却没有提供具体情境信息,因而难以准确测量个体在面对不同情境时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已有研究者编制了用于测量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策略

使用的《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11],但这一问卷涉及的具体情境并不完全适用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大学生。例如,青少年一般不会经历实习,但大学生很可能会经历实习。因此,需要编制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实际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问卷。

基于以上三点考虑,本研究拟编制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The College Students Daily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SDERQ),以提供测量我国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有效工具。

1 问卷编制

1.1 形成初始问卷

首先,对湖北省39名大学生发放开放式问卷,以了解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常见类型,以及产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常见情境。开放式问卷具体内容如下:(1)你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体验到哪些积极情绪?(2)你在哪些情境中会体验到这些积极情绪?(3)你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体验到哪些消极情绪?(4)你在哪些情境中会体验到这些消极情绪?通过对开放式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积极情绪有高兴、自豪和兴奋等情绪,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极情绪有伤心、愤怒和焦虑等情绪。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12]。其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积极情绪的常见情境有“完成学习任务”、“获得比赛名次”、“获得他人认可”、“实现自我提升(考证、入党和实习)”、“享受娱乐活动(购物、读书、运动和旅行)”、“与他人相处愉快”以及“成功帮助他人(支教、捐款和义工)”等,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消极情绪的常见情境有“无法完成学习任务(挂科)”、“没能获得比赛名次”、“不被他人认可”、“遭遇意外事件(丢失财物、受伤生病、亲人逝世)”以及“与他人相处不愉快”等。依据以上大学生日常情绪体验的具体类型和具体情境,并参考《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和《青少年情绪表达灵活性问卷》等相关问卷的具体题项^[11,13],本研究增添了对情境细节的描述,初步编制了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的相应项目。

其次,由于最新研究发现个体对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受到所调节情绪效价的影响,因而本研究需要分别考察大学生在面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时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因此,本研究将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分为“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问卷。具体来说,积极情绪调节涉

及大学生对高兴、自豪和兴奋等积极情绪的调节,而消极情绪调节涉及大学生对伤心、愤怒和焦虑等消极情绪的调节。

再次,依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划分,选择先行关注阶段的典型策略(认知重评和认知沉浸)和反应关注阶段的典型策略(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作为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所测量的具体情绪调节策略。基于此,将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中的“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问卷进一步划分为“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四个维度。

最后,通过以上步骤,初步编制了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的初始问卷。初始问卷共32个项目。其中,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和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各16个项目,分别包括“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四个维度各4个项目。问卷采用Likert 5点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所有项目均为正向计分。问卷、分问卷和各维度得分为相应题项的均值,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使用该情绪调节策略的频次越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拟编制的问卷测量了个体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的使用情况,而前文所述的ERQ也测量了个体对这两种策略的使用情况,因而本研究将ERQ作为当前所编制问卷的效标问卷。在本研究中,ERQ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1.2 问卷施测

选取陕西省、四川省、山东省、江西省和重庆市共5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20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108份,有效率为92.33%。被试平均年龄为19.78岁,标准差为1.12。男性354人,女性754人。大一491人,大二254人,大三184人,大四179人。汉族1070人,占样本总数的96.6%,少数民族38人,占样本总数的3.4%。

为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所有样本随机分为样本一和样本二。对样本一($N=531$)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样本二($N=57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依据两者的结果,确定问卷的结构。

采用以班为单位的团体施测方式,由经过培训的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在心理健康课上发放,并统一宣读指导语,保证被试充分理解问卷填写的要求。通过对在线问卷进行设置,不允许被试漏选和多选,以保证数据质量。问卷填写后,在线回收数据。

1.3 统计处理

依据研究目的,采用SPSS 22.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M-plus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首先,针对全体样本,将被试按问卷总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前27%被试记为高分组($n=300$),后27%被试记为低分组($n=300$)。然后,对两组被试在每个项目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所有项目上得分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明所有项目的鉴别力良好。

2.2 因素分析

2.2.1 探索性因素分析(积极情绪调节问卷) 首先,对随机分半得到的样本一($N=531$)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和样本适当性检验(KMO值)结果发现, $\chi^2_{(120)}=2282.03$, $P<0.001$,KMO=0.82,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随后,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依据碎石图,确定抽取4个因素(模型A)。

结果发现,项目19在因素二和因素三上的负荷分别为0.44和0.56、项目20在因素二和因素三上的负荷分别为0.65和0.41、项目25在因素一和因素二上的负荷分别为0.51和0.45。因此,删除双重负荷的项目19、20和25,对剩余项目再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抽取4个因素(模型B),此时各项目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1.15%(见表1)。

其中,因素一包括3个项目,命名为“认知重评积极情绪”;因素二包括3个项目,命名为“认知沉浸积极情绪”;因素三包括3个项目,命名为“表达宣泄积极情绪”;因素四包括4个项目,命名为“表达抑制积极情绪”。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积极情绪调节问卷) 对随机分半得到的样本二($N=57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模型B的各项拟合指标如下: $\chi^2/df=2.76$,RMSEA=0.06,CFI=0.93,TLI=0.91,表明数据和模型B拟合良好。

2.2.3 探索性因素分析(消极情绪调节问卷) 首先,对随机分半得到的样本一($N=531$)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和样本适当性检验(KMO值)结果发现, $\chi^2_{(120)}=1432.87$, $P<0.001$,KMO=0.74,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随后,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依据碎石图,确定

抽取4个因素(模型C)。

结果发现,项目30在因素三和因素四上的负荷分别为-0.41和0.59。因此,删除双重负荷的项目30,对剩余项目再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抽取4个因素(模型D),此时各项目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0.93%(见表2)。

表1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的因子负荷(模型B)

项目	因素一	项目	因素二	项目	因素三	项目	因素四
CSDERQ6	0.82	CSDERQ23	0.85	CSDERQ8	0.82	CSDERQ28	0.75
CSDERQ1	0.81	CSDERQ22	0.80	CSDERQ9	0.78	CSDERQ13	0.73
CSDERQ29	0.67	CSDERQ24	0.76	CSDERQ31	0.55	CSDERQ17	0.72
						CSDERQ21	0.69

表2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的因子负荷(模型D)

项目	因素一	项目	因素二	项目	因素三	项目	因素四
CSDERQ4	0.76	CSDERQ18	0.74	CSDERQ11	0.71	CSDERQ27	0.74
CSDERQ3	0.75	CSDERQ12	0.74	CSDERQ5	0.68	CSDERQ10	0.73
CSDERQ26	0.61	CSDERQ16	0.66	CSDERQ2	0.53	CSDERQ14	0.71
CSDERQ7	0.59	CSDERQ32	0.60	CSDERQ15	0.47		

2.2.4 验证性因素分析(消极情绪调节问卷) 对随机分半得到的样本二($N=57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模型D的各项拟合指标如下: $\chi^2/df=1.90$, RMSEA=0.04, CFI=0.93, TLI=0.91, 表明数据和模型D拟合良好。

然而,项目15在因素二和因素三上的负荷分别为0.41和0.42。因此,删除双重负荷的项目15,对剩余项目再次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E)。结果发

其中,因素一包括4个项目,命名为“认知重评消极情绪”;因素二包括4个项目,命名为“认知沉浸消极情绪”;因素三包括4个项目,命名为“表达宣泄消极情绪”;因素四包括3个项目,命名为“表达抑制消极情绪”。

现,模型E的各项拟合指标如下: $\chi^2/df=1.85$, RMSEA=0.04, CFI=0.94, TLI=0.92, 表明数据和模型E拟合良好(见表3)。因为模型E的各项拟合数据比模型D更好,所以采纳模型E。

综上所述,在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中,模型B和数据拟合更好,采纳模型B;在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中,模型E和数据拟合更好,采纳模型E。

表3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的因子负荷(模型E)

项目	因素一	项目	因素二	项目	因素三	项目	因素四
CSDERQ4	0.74	CSDERQ16	0.74	CSDERQ5	0.78	CSDERQ14	0.76
CSDERQ26	0.68	CSDERQ12	0.69	CSDERQ2	0.70	CSDERQ10	0.69
CSDERQ3	0.67	CSDERQ18	0.67	CSDERQ11	0.57	CSDERQ27	0.68
CSDERQ7	0.62	CSDERQ32	0.66				

2.3 信度分析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在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中,认知重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认知沉浸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表达宣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表达抑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在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中,认知重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认知沉浸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表达宣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0,表达抑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2。

2.4 效度分析

2.4.1 结构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初步表

明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的结构合理。针对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的分析发现:一方面,积极情绪认知重评、积极情绪认知沉浸、积极情绪表达宣泄和积极情绪表达抑制各维度得分与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得分均存在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 r 在0.40至0.67之间;另一方面,除了积极情绪认知沉浸和积极情绪表达抑制相关不显著外,该分问卷其他各维度得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 r 在0.11至0.35之间。以上结果表明,该分问卷各维度得分与分问卷得分之间的相关比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更高,表明各维度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同时,该分问卷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较弱,表明各维度也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见表4)。

表4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各维度得分与分问卷得分之间的相关

	积极情绪 认知重评	积极情绪 认知沉浸	积极情绪 表达宣泄	积极情绪 表达抑制
积极情绪认知沉浸	0.15**			
积极情绪表达宣泄	0.16**	0.35**		
积极情绪表达抑制	0.11**	-0.02	-0.21**	
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得分	0.63**	0.67**	0.56**	0.40**

注:** $P<0.01$

针对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的分析发现:一方面,消极情绪认知重评、消极情绪认知沉浸、消极情绪表达宣泄和消极情绪表达抑制各维度得分与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得分均存在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 r 在0.42至0.61之间;另一方面,除了消极情绪认知重评和消极情绪认知沉浸、以及消极情绪认知沉浸和消极情绪表达抑制相关不显著外,该分问卷其他各维度得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 r 在0.10至0.29之间。以上结果表明,该分问卷各维度得分与分问卷得分之间的相关比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更高,表明各维度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同时,该分问卷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较弱,表明各维度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见表5)。

表5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各维度得分与分问卷得分之间的相关

	消极情绪 认知重评	消极情绪 认知沉浸	消极情绪 表达宣泄	消极情绪 表达抑制
消极情绪认知沉浸	-0.06			
消极情绪表达宣泄	0.13**	0.29**		
消极情绪表达抑制	0.10*	0.04	-0.17**	
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得分	0.52**	0.61**	0.60**	0.42**

注:* $P<0.05$,** $P<0.01$,下同。

2.4.2 效标效度 通过计算CSDERQ各维度得分和ERQ得分之间的相关得到效标效度。结果发现,首先,CSDERQ认知重评得分和ERQ认知重评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且CSDERQ积极情绪认知重评得分和消极情绪认知重评得分均与ERQ认知重评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其次,CSDERQ表达抑制得分和ERQ表达抑制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且CSDERQ积极情绪表达抑制得分和消极情绪表达抑制得分均与ERQ表达抑制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总结来说,CSDERQ各维度得分与ERQ得分均存在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 r 在0.41至0.51之间。由于CSDERQ和ERQ均测量了个体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策略的使用情况,因而这两者之间显著的中等强度相关表明CSDERQ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见表6)。

表6 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和情绪调节问卷(ERQ)之间的相关

	CSDERQ 认知重评	积极情绪 认知重评	消极情绪 认知重评	CSDERQ 表达抑制	积极情绪 表达抑制	消极情绪 表达抑制	ERQ 认知重评
积极情绪认知重评	0.85**						
消极情绪认知重评	0.91**	0.56**					
CSDERQ表达抑制	0.10**	0.15**	0.05				
积极情绪表达抑制	0.06*	0.11**	0.01	0.92**			
消极情绪表达抑制	0.14**	0.16**	0.09**	0.84**	0.56**		
ERQ认知重评	0.51**	0.42**	0.47**	0.02	-0.05	0.12**	
ERQ表达抑制	0.25**	0.24**	0.20**	0.50**	0.41**	0.49**	0.46**

3 讨 论

为了确保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的各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研究严格遵循以下步骤编制问卷:首先,参考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理论划分,确定CSDERQ涉及的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然后,基于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确定CSDERQ涉及的具体情绪类型和情境细节,形成CSDERQ的具体项目;最后,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得到CSDERQ的正式问卷。

具体来说,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正式问卷(CSDERQ)共27个项目。其中,积极情绪调节分问卷13

个项目,包括认知重评(题项1、6、25)、认知沉浸(题项19、20、21)、表达宣泄(题项8、9、26)和表达抑制(题项13、16、18、24)四个维度;消极情绪调节分问卷14个项目,包括认知重评(题项3、4、7、22)、认知沉浸(题项12、15、17、27)、表达宣泄(题项2、5、11)和表达抑制(题项10、14、23)四个维度。问卷采用Likert 5点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所有项目均为正向计分。问卷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为相应题项的均值,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使用该情绪调节策略的频次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对应于ERQ的三点局限,大学生日常情绪调节问卷(CSDERQ)进行了三点改进:首先,CSDERQ不仅涉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还涉

及认知沉浸和表达宣泄,能够更加全面地测量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典型的情绪调节策略;其次,CS-DERQ包括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量表,能够分别考察情绪事件的效价对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影响;再次,CS-DERQ增添了关于大学生日常情绪事件的细节描述,提高了问卷题项的准确性和生态效度。

参 考 文 献

- 1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5, 26(1): 1-26
- 2 Gross JJ. The extended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Elaborations,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5, 26(1): 130-137
- 3 王振宏,郭德俊. Gross 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6): 629-634
- 4 黄敏儿,郭德俊. 原因调节与反应调节的情绪变化过程. *心理学报*, 2002, 34(4): 371-380
- 5 Gross JJ, John O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2): 348-362
- 6 Lennarz HK, Hollenstein T, Lichtwarck-Aschoff A, et al.

(上接第453页)

- 14 邓必勇,崔建国,李春坚,等. 住院冠心病患者1083例心理状况的调查与相关分析.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0, 38(8): 702-705
- 15 Pogosova NV, Sokolova OY, Yufereva YM, et al.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Most Comm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uch as Hypertension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Based on Results From the Russian Multicenter COMET Study). *Kardiologiia*, 2019, 59(8): 54-63
- 16 Gonzalez-Castro TB, Pool-Garcia S, Tovilla-Zarate CA,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BDNF Val66Met polymorphism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 Mexican population: A case-control study. *Medicine*, 2019, 98(11): e14838
- 17 Zou Z, Qiu J, Huang Y, et al. The BDNF Val66Met gene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lexithymic and anticipatory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panic disorder.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2019, 24(4): 505-511
- 18 Andreatta M, Neueder D, Genheimer H, et al. Human BDNF rs6265 polymorphism as a mediator for the generaliz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action: Use, selection, and success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olescents' daily l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9, 1(43): 1-11

- 7 Nolen-Hoeksema S, Wisco BE, Lyubomirsky S. Rethinking ru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5): 400-424
- 8 Beblo T, Fernando S, Klocke S, et al. Increase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s in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2, 141(2-3): 474-479
- 9 Aldao A, Tull MT. Putting emotion regulation in contex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5, 3: 100-107
- 10 Aldao A. The future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 Capturing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8(2): 155-172
- 11 邓欣媚,桑标. 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的编制.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1, 9(3): 168-175
- 12 黄敏儿,郭德俊. 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5(6): 438-441
- 13 张少华,桑标,刘影. 青少年情绪表达灵活性问卷的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2): 239-243

(收稿日期:2019-09-16)

contextual anxiet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Research*, 2019, 97(3): 300-312

- 19 Huang YC, Lee Y, Lin PY, et al. Anxiety comorbiditie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role of attach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Clinical Practice*, 2019, 23(4): 286-292
- 20 Asp M, Lindqvist D, Fernstrom J, et al. Recognition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anxiety disorder comorbidity in patients treated for depression in secondary psychiatric care. *PLoS One*, 2020, 15(1): e0227364
- 21 Olufsen IS, Sorensen ME, Bjorvatn B. New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insomnia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somnia,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idsskrift for den Norske Lægeforening: Tidsskrift for Praktisk Medicin, Ny Raekke*, 2020, 140(1):
- 22 Kim KM, Lee DH, Lee EJ, et al. Self-reported insomnia as a marker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migraineurs: a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2019, 9(1): 19608

(收稿日期:2020-02-16)